

匾额拍场渐受关注



在近日落幕的一场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块清末楠木斋匾,估价6000至7000元,成交价则达到了74800元。这块楠木斋匾,以楠木独刻而成,配以铜制如意云形挂钩,板上阴刻文字:“不了之室。赵之谦。六皆程子以不了之事了之铭其室,属之以书。壬申六月,赵之谦”。曾经被许多人认为是“烂木头”,甚至沦落到做门板、床板,甚至猪圈栏的匾额,正凭借着其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历史,而逐渐为艺术品拍卖市场所关注。

匾额是古代传统建筑装饰中不

可或缺的一员。匾额集中了中国的文学、书法和建筑装饰艺术。匾额的题写者多是当时拥有声望或地位的名人,字体从草书、隶书到篆书都有。匾额还体现着中国古代的雕刻工艺。匾额有木匾、石匾之分。相对于石刻来说,木刻更能如实体现题匾者的书法功力,所以匾额以香樟木、杉木和楠木等上好木质居多,但这又是匾额流失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木质容易腐败,另一方面,好的木质又被农民用作家具材料,破坏了很多匾额。

在拍场寻觅的时候,除了要关

注匾额上题写者、书法以及雕刻之外,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历史也非常重要。中国嘉德曾经拍卖过一块民国时期的匾额,估价20000至30000元,成交价则达到了82500元。这块红木刻“古香”匾额(如图),由吴昌硕题写,而真正引起投资者注意的,还是其背后所蕴含的故事。古香室为清末民初上海著名钱笈扇画店,老板为古香室主人胡铁梅(名璋)。古香室亦为海上画派的重要活动场所,任伯年即经胡公寿介绍,在此安设笔砚卖画,才渐享盛誉。杨羽



放量量(篆刻)

张铭

当代艺术拍卖目前已经成为中国艺坛的大热门。虽然对中国的当代艺术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讨论,但是,中国当代艺术近年在海内外艺术品市场的“神勇”表现还是颇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著名收藏家——大连万达珅宝斋负责人郭庆祥从一个收藏家的角度对当代艺术拍卖进行了真率而尖锐的评说。

郭庆祥说,有位当代艺术家,其作品价格在国际拍卖市场屡创新高。他的作品,以画大头“报名照”为特色。但是人物目光呆滞,表情服饰统一,充满着对社会的嘲讽。他所谓的创作,即制造一个概念,然后无限的复制。作品如放大的照片画,并无艺术创造价值可言。又有一位当代艺术家,经常绘制的“绿狗”系列作品,作品充满着恶浊暴戾之气,图像缺乏人类对动物最起码的人性怜悯。还有某位当代艺术家的所谓的“桃花”系列,赤裸裸地表现男女苟合的淫荡恶心场面,心态极不健康。

著名收藏家郭庆祥评说当代艺术拍卖

别把“垃圾”当商机

还有一批当代艺术家,以制作丑化中国政治人物的图像为乐,这些作品已完全失去了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尊重”的底线,非常不负责任,缺少艺术创作的严肃性。

这样的当代艺术能体现我们社会的变革吗?能体现中国的当代精神吗?郭庆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这些应被称之为‘文化垃圾’的所谓艺术品,根本体现不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内核。”

郭庆祥说,有人说“丑也是美”。是的,艺术不仅仅只表现美,唯美也不能称之为艺术的全部。但是现在国内当代艺术中的某些“丑态图像”,却不能够化丑为美,进入到真正的美学层次。这些“丑态图像”,缺少真正的来自于艺术家自身真切的审美感受和人文关怀,只是迎合了某种西方不健康的猎奇的艺术趣味,因此,也就无法向欣赏者提供充分的艺术说服力,更无长远的收藏价值。这样的艺术品,是“文化垃圾”,而不是什么值得珍惜的商机。

其实,这些所谓的“丑态图像”当代艺术品,最初是为部分外国艺术品投资者所发现和青睐的。这些外国艺术品投资者早在十多年前,就以猎奇的心态用今天不能想象的低价购买了这些作品,并且在数量集聚到相当规模后,便开始了商业

市场化的运作,有策略地抛售这些作品。他们先通过各种方式在国外炒作这些作品,然后“引诱”国内的买家跟进,让这些国内买家“接盘”。而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国内买家,也不进行冷静的判断,配合这些外国艺术品投资者的步伐,疯狂炒作,抬抬价格。有不少作品在短短数年里的涨幅之大,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郭庆祥说,如果说中国在过去的特定时期产生过“假、大、空”绘画作品的教训,那么,今天的某些“丑态图像”当代艺术作品何尝不是另一种虚伪的艺术。在金钱和资本的操纵下,艺术怎么会对现实社会进行认真的关照和深刻的反思呢?

郭庆祥提醒收藏者,评判艺术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但艺术体现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和人类思想的进步,开启人类未来心智,是永恒不变的。作为有良知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群体,决不应在“垃圾堆”里找寻商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在形式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并充分反映中国主流价值的优秀当代艺术作品。这样的表现中国民族个性、民族自信心、反映主流价值的当代艺术作品,才能充分体现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艺术发展观,才真正值得收藏。

林山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是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一诗中,对浙江越窑青瓷的描绘,称赞越器的青釉色彩,可与千峰翠色相媲美。

近几年来,越窑青瓷的拍卖行情十分看好。2005年3月30日在纽约佳士得,一件直径13.4cm的宋代越窑刻花合,以158.7840万元人民币成交;2006年5月20日在中拍国际,一件口径16cm宋代越窑秘色刻童子纹碗以286万元人民币成交;2006年6月30日在上海正德,三件(分别高为25.3cm、22.2cm、30cm)一组三国越窑青瓷杂耍乐器俑(上图),以154万元人民币成交;2006年12月9日在北京嘉信,一件高27.5cm的宋越窑暗刻云鹤纹执壶,以11万元人民币成交。

越窑,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座瓷窑,它创建于东汉(公元25-220年)衰落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后期。越窑瓷器的主要产地在今浙江省绍兴、上虞、余姚一带。这里原是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唐代时称为越州,所以名为“越窑”。它以烧造青瓷为主,也兼烧黑瓷。唐代时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人墨客讲享乐,饮酒喝茶讲究茶具和酒具,对制瓷技术的提高和制瓷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越窑的器物胎质细腻、釉色莹润、造型十分丰富,除日常使用的碗、盏、盘、罐外,还有熏炉、水注、壶、瓶等。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雕、镂和堆塑

越瓷拍卖行情看好

等多种手法,根据器物的造型和用途,分别饰以各种动物、植物、人物等图案,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越窑青瓷中的精品古人又称为“秘色瓷”。唐代徐寅《贡余(姚)秘色茶盏》诗中云:“挹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徐寅曾为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闽王王审知使,他以“陶成先得贡吾君”一句,给秘色瓷下了定论,说明是王室御用器物。宋人《高斋玉录》一书中亦云:“吴越秘色瓷,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唐代文人墨客对越瓷的赞誉甚多,顾况“越泥似玉之陋”,孟郊“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许浑“越瓯秋水澄”等,均说出了对越瓷的钟爱之情。

1987年5月5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倒塌,在地宫内除发现四枚佛骨舍利外,也发现了14件越窑青瓷和其他珍品。这些越瓷中,有香炉、油灯、碗、盘、瓶、粉盒等。在同时出土的记录王室供奉品的清单上,称这批越窑青瓷为“秘色瓷”。它不仅向世人揭开了陆龟蒙所言“千峰翠色”的秘色瓷神秘面纱,同时也向人们道明秘色瓷是王室对御用越窑青瓷的专称。

越窑瓷器由于年代高远,所以行内人称“高古瓷”,从目前来看“高古瓷”价位却不高,比起明清官窑器物动辄上千万上亿,尚有相当好的上升空间。而且,只要仔细观察,古玩市场里还常有所见,但是购买前一定要反复辨别,吃不准的可借助高手眼光,因为造假的越窑青瓷已充斥市场。张海宁

古代灯饰有“钱途”



在近日落幕的几场艺术品拍卖会上,瓷器灯罩、红木宫灯等古代灯饰纷纷拍出了高价。自从人类发现火种的那一天起,灯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而古代灯饰,凭借着其独特的艺术造型和精湛的工艺技术,不仅成为了当时人们必不可少的家居用品,更成为了今天艺术品拍卖的一个独特门类。

在今年天津文物公司的春拍上,清代紫檀座宫灯以49.5万元成交(左图),其为中国瓷器收藏鉴赏家孙瀛洲先生家藏之物,这对

紫檀宫灯是其在20年代收于北京琉璃厂的,宫灯使用的是紫檀、象牙、银丝、玉石、鎏金等宫廷作坊用料;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一对清代铜胎嵌掐丝珐琅灯笼,成交价达到了47.52万元;在南京的拍卖市场上,一对清“兰地轧道开光花卉纹”皮灯,成交价达到了60500元。民国时期的粉彩六角灯罩一对,也拍出12100元(右图)。

从海外的拍卖市场来看,古代灯饰的升值潜力不可小视。2004年英国的宝龙(Bonhams)拍卖行曾经以

260万英镑拍出一盏来自古罗马的玻璃油灯,而它在1979年首次易主时候的价格仅为52万英镑。到了1986年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已经升至210万英镑。对于国内的藏家来说,首要关注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古代灯饰,在选择上除了传统的宫灯、灯罩之外,对于一些特殊的器型也可以加以留意,如中国嘉德拍卖行就在目前的一场小拍中推出过铜画珐琅小把灯,虽然是无底价,但成交价还是达到了6160元。

斐翔

